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一　　明　程敏政　撰

說

象刑說　　程大昌

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旣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

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也亦然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宫者扉秋未反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不能歸于一要其大致皆謂别異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至於用刑此遠古而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爾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置刑不用哉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

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況旣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别援古典以當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為治邪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時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則眞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為然也肉刑之制孔穎達輩集會傳記皆不能

知其所起然而劓刵椓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閱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哉況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方有流鞭扑撻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扑撻焉是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

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爾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匿為物而愚不識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旣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于門閭者諭刑罪于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可

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固不願與之相直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聖人范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芟者知畏而預為之辟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謂衣冠之為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玄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黒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

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旦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臯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測淺深綦嚴密無不曲盡而槩謂示耻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干戚解平城之圍遂爲迂左者

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是畫象者可以眙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為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三宅三俊說　程大昌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是其所謂三宅也正直剛柔三德如洪範所陳是其所謂三

俊也然立政一書顓為用人而作雖以司冦慎罰終竟其文要其丁寧庶獄特居準人職事之一爾三代本末有叙凡其施置率常先徳後刑安有未及用賢而遽飭刑罰恐非聖人彛叙亦非立政任人本旨也王氏必謂孔氏外立三居以汨正意遂順飾本文而别為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為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踐此位則為三俊此於經文無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桀言克用而猶謂三

俊為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見謂為俊拔而顯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若明命其才實試以職則當併已用未用而數之且將參耦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試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職業可以程品豈容虛竝三宅而假立稱謂也哉詳複考之皆不安愜故予嘗反求諸經而推知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此即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陳此三宅固

云夏創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自湯文武而後甫曰克用三俊灼見三俊詳求其故葢事牧凖三官皆人君處以此職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則隨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凖也堯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舜以處禹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升此職而總其見處者之地則曰三宅三宅云者即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任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為官稱非如自上處

下初語矣此宅事宅牧宅準所從命名以為三宅者然也三宅既為官稱則隨其職業所能勝任以其言其才其德故得附並三宅而名之三俊也孔安國求其說而不得顧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無義民一語爾夫籲俊而訓德者大禹所以宅人而其國因以大競者也合二職而無一義民者末夏之所以不能嗣往而致于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所從宅者異故治亂於此乎分經意明甚何有幾微以及用刑也哉

運氣說

王炎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言雖不盡出於黃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

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
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於
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
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己次之此化氣之叙也地之
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
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
戊附於戌而在乾己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
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

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絶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叙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温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閒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

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朞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説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

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略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氣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厥陰火運上見太陽謂之天刑運水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

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中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為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以前司天主之半歲以後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

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而又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為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為勝其救則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怒起則為發陵其所勝則為淫極而必反則為承假如大角之化為啟拆而變為摧拉太徵之化為暄燠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為復者然也寒甚而無陽燄是為火鬱熱

甚而無淒清是爲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爲冰雹土鬱而發則爲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風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

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虚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虚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

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宗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罸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為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為疾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

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矣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

何病焉

卦變論說

王炎

卦變之說謂乾坤為父母而姤復為少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泰變三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為父母其交則為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

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為小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坤反係復姤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於乾坤不知從何而來且夫子彖易嘗言剛柔之變惟賁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即曰賁自泰來蓋祖邵氏說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柔來而文剛剛柔相反出於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聞其言泰變為賁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其柔皆出於

坤剛來下柔為隨柔進上行為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剛柔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為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為兌乾之上居初而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而下坤離卦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於上行渙上巽而下坎坎得乾之剛而為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謂來而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為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陰二陽變為臨遯三陰三陽

變為泰否夫子未嘗言而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說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至無妄而力主其說且曰無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剛自乾來則上卦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體二柔自臨遯而變明矣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而為初二兩爻於无妄獨曰剛自外來加一外字則其初未嘗損上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剛在外反為無妄則艮變為震或謂大畜一剛在內自外

來者自大畜而來也序卦先無妄後大畜謂大畜剛上自無妄而變可也謂無妄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於序先後不合殊不知序卦先無妄而後大畜雜卦又先大畜而後無妄謂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盡蓋無妄儲貳之卦上乾為父下震為長子不損乾之一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為長子初有一剛實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别之也況反對自與變卦不同子發以反對為變卦則尤失之蓋邵氏之學

長於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於占筮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關朗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也讀易者舍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命姪名字清寧說

程卓

史記蕭曹之相漢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夫安民之理若非無所事事者可為也然寧一之效清淨實致之清

淨之原則一規一隨未嘗有所紛更作為而然也天下之理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猶之於物風波駭則魚鱉擾於水網羅密則羽翰擾於山擾之而求安之可乎是理也以之治身則作德而日休心廣而體胖以之臨民則執簡以御繁居靜以制動安靖和平之福自然隨所至而收其功故名來姪曰以寧而以務清字之汝其誦詩讀書以養其心親師取友以輔其學此心虛一而能靜則觸事簡易以自安曰寧曰清其功用顧不兩得歟尚

其勉之嘉定巳卯孟夏書于怡山閣

相者說

江靁

漢高帝初為亭長嘗告歸之田有老父過請飲因相呂后及孝惠帝魯元公主皆大貴老父去高帝適從旁舍來追及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帝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

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殺之星水遺民曰古今為不肖不義之事求非望之福而卒至於大敗者未有不因夫佞人之遊辭有以激發而作成之也婦人之塗澤而立于門雖有誨淫之心未能必人之我即也惟其過者寓目一人焉三數人焉乃至無一而不睥睨焉然後自以為天下之至妍而羞惡之心蕩然矣童子之戲遇長者訶斥之得不竦然而止惟見者助之笑陽誇其能而授之方彼童子喜其誇而益逞也於是顛蹶不可制至於

敗面折支喪身而終不悟何也彼皆有作成之者不自知其陷於敗也天下將亂人人有殺人自立之心而茍得妄想之徒又從而為虛誕之說人人而湯武之此不肖不義之事所以蠭起天下所以大亂也高帝之老父太宗之書生相二帝皆驗史冊書以為神由是觀之當時欲為高帝太宗之所為者不知其幾人也能為老父書生之言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彼老父書生之言偶驗於二帝爾安知其不以是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

驗者固多矣告他人而作成其不肖不義之心以惱於
既敗者又多矣匹夫狂言使天下受其亂罪可勝誅哉
然則高祖使人追殺之是也高帝以為德非也或曰史
稱高祖之欲追殺之懼其語泄爾子曰高祖之意則私
其行事則是也如以為德乃女子小人歆慕富貴之心
也高帝嘗遊咸陽縱觀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此其
氣吞秦皇量眇天下蓋何如人顧德匹夫偶然之虛譽
無是理也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哉

三十六宫圖說

朱升

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為教妙在一動一静之間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静而陰更相禪

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

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眞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

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為言剛畫奇一為一宮柔畫耦二為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

宫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宫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己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於歸根内丹之説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圖之後云

八卦納甲圖説　朱升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

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
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間六日三男納
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
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
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巳凝者也
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旣秋時也坎離中男女
納戊巳於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
見於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巳日

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納甲本於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
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於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為所
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為望以坤三
畫純陰為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若是則
震當為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為初十夜之月而
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言卦畫
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為乾而
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於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於

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間其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黄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朏魄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身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槩約畧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

醫說贈徐子眞

趙汸

醫之為術古之君子類皆能之以為養生事親慈幼之切務非可漫焉諉諸人者是以百家衆技莫得而先焉況人之有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元氣之藏神明之谷經之所起脉之所止營衛周流屈伸聚散與天地比運氣靡常土風殊理五臟六腑勝負衰旺死生疾病之所以然皆儒者格物致知之目所當必究未有寘然於一身之内而得為大儒君子者也去古旣遠由百家衆技而上卒以空言相師而不旣其實惟醫則利害得失決於

旦暮間甚遠不過旬日非可以文辭隱𣲖故學者鮮焉於是判為專門而世俗養生事親慈幼之際亦惟他人是託其不能無憾者衆矣宋之盛時嘗命文臣知其說者取前代方劑雜民間所獻遴選而愼存以極謹審之道業斯術者賴焉奈何庸人謬為增損一以溫平和解掩其所不知而終無益於治療之效漢長沙太守之書觀證察脉以知病之所在而湯劑施焉其道最為精當而近世以來遂為絕學間有剽聞一二曾未得其要領

而跳蹎湧泄率意妄施戕生人於掌股間而目不睛其流弊豈有涯哉故凡儒者所當為而不知講則世俗之士將起為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不獨醫也河南處士郭公子和嘗以其修巳治經之餘取張氏書精意研覃補其闕畧子朱子為叙以表章之沙隨程公可久亦有論著今傳者罕矣四海既一河間劉氏東垣李氏之說始行東南其遺書未嘗散布者猶數十種有志者由是以遡長沙之學而有得焉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可以及

人庶幾古者大儒君子之能事不遂泯於方來已乎雖然醫仁術也其體甚大其理甚微其用物也猥而雜其取效也近而著非通乎天地之化辨乎事物之賾者不足以成其能也非貫乎方論之博極其心思之至者不足以致其用也蓋必有明敏之資躬質厚之行而又反諸身以求古人格物致知之所必究者而用力焉使其心靜而理明志堅而神定然後聖神功巧脉病證治之說可以意會金石草木形色氣味之性可以類推而又

博濟而匪私善施而不伐庶幾醫道復古者乎予嘗重有慨於斯切意通都大邑或有其人而未之見聞浙東朱公彦修親得河間東垣之傳於其師每欲一從之游亦因循未暇也至正巳丑冬來錢塘臥病進士臨川葛元哲書舍君時為行省掾以長沙法親煮藥飲予且曰予書佐盧叔原善論醫當使為予發藥旣而叔原至按脉處方乃東垣治内傷法也藥三進而病愈予歸山中每思叔原不忘辛卯十月予復來而叔原方給事公府

少暇日則指徐君子貞相識因造其家得觀李氏諸書歎其用力之久客中感疾屢從子貞得藥如鑰透簧湯沃雪又喜其取效之速聞朱公昔游會府子貞之先君子愛慕之因遣子受其說又知其學為有傳書肆老人陳思復為予言子貞之父孝於親養生送死不隨流俗尤篤友誼則其過庭之間所以為學問之本者必有道矣蓋是數者皆非今世方技家所能備而子貞兼有之且年甚富氣甚清讀書論文日進因之以成其能致其

用使得於已者可及於人續於前不絕於後其事甚偉而乃優游獨善使其道闇然而不章予蓋深惜之故具以平昔所見爲子貞言子貞倘因予言而有感其必善施博濟不失父師之意有以副交游之望乎

原

易原一 河圖 洛書　　程大昌

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於圖書固所兼法周人寶藏河圖孔子嘆河不出圖是河圖也

者古盛世實有之非後世傅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叙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之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觀焉爾非謂後世文籍之文也歆謂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夫二子在漢皆號精博而違異如

此予於是疑此時圖書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無定證也然劉歆專佐符命正使漢家秘藏有之歆何以不得而見此不可曉也鄭康成則直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說者謂其本諸緯書緯書者哀平間實始有之非古也不可據也而其誤有可以理證者典籍之字生於卦畫卦畫之智發於圖書易謂書契取夬為象是八卦已重而文字始生也若圖書始出而篇章已具則夫子謂書契取夬者誤矣此自可以意曉也特不知漢

未遠古二圖尚皆茫昧而陳摶之徒生二千年後何從
得之然而九位者三列數之旁正縱横無有不為十五
故劉牧李泰伯悉謂非人智能偽為也劉李之言近也
而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一取之以行
九宫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也其所謂四
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為十五即此圖也然則昔
之作為乾鑿度者實嘗親見是圖矣其書言七八之象
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為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也

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指者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邪所可言者其四維四正皆爲十五正符陳摶所傳則其來已古若可信爾且說易者莫古於繫辭矣而繫辭之言圖書正與天地變化天象吉凶同在聖人法效之數

也則謂以數發智者信而可證也謂有字有書者妄也天何言哉而况造字成書明與世接乎

二 重卦非文王　　程大昌

揚子雲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非也世之有杵臼書契也蓋取諸益夬而益夬乃重卦也如曰卦至文王乃始重爻爲六則杵臼書契豈其至周始具也耶夫子言易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夫卦之一爻即蓍之三變也十有八變則六爻矣策之立也以三百六十者爲總也

而夫三十六者之得為二百一十六二十四者之得為百四十有四皆六其爻而四乘之也則易之在策也已重爻而六矣豈待周邪周官之紀三易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為六十有四矣夏商二易卦名時見諸先秦之書其名則皆周名也此又可以見夫八卦之為八八已在夏商之前矣夫易也者前世必皆略有其辭特未備爾至文王周公相繼補足而後卦爻之辭始備故岐山箕

子遂皆列名于其間有以見周人能裨闕而增成焉爾不曰爻之三者至周而始六也其書之以周名也猶言至周而成也葢豳之七月其正朔率皆用夏而序詩者又已明言其為后稷先公之詩則是未有成周先有此詩矣今其繫之於豳乃遂戴周為名者識其入經之世也周易之繫於周正此類揚氏因其名之冠周也而遂以文王名之其不審哉

三聖人不專用占

程大昌

易之尊蓍也直爲其神可以代易而聖人得以洗心受成也洪範之斷大謀也凡巳意之與國論直不自主而皆取决於龜筮夫其槁骨枯莖果可信仗以及此乎葢聖人尊易而因以及蓍蓍尊而後易尊也易之經秦而得不焚者竟以此若求其本則是以蓍爲導而使人向易焉爾若其卜筮則未嘗全以主信也古之聖人之猷爲悉可考矣舜之命禹也禹請枚卜舜蔽巳志以言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豈其專以蓍

定邪周公之穆卜國事也今龜之辭謂許則歸而俟命以待其愈不許則屏璧與珪以為不神亦不以不遂所請而信疾之不愈也然則聖人之於人事卜筮其先後固大有序矣易之為書不為卜筮設然而無蓍以出卦象則臨事不知卦之所擇故卜筮為用易之要也若聖人立教之道則常置仁義於陰陽剛柔之間不專取成乎卦象如曰師征丈人吉非丈人而屬弟子則不吉矣碩果不食一象也而君子以之得輿小人以之剝廬泓

此類推之則卦同而人事異其禍福不專從卦也故善補過者終以無咎而悔亡者乃遂往無不利也與

性原　程永奇

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揚雄言性善惡混韓文公言性有三品學者疑焉至横渠張子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甞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

為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為萬物一源如此則可謂之命
而不可謂之性矣程子有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之語
又於好學論言性本而後言形生疑若天地之性指命
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曰張程之論非此之
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
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
之中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之善乃天地賦予之

本然爾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賦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中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

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子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無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言乎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浩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考
岐陽石鼓文考
程大昌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記録尤為可

惜𥁞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
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文忠雖甚重
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
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録邪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
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
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
不信也若夫竇泉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泉之言曰岐
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竝作鼓形上有篆文今

見打本石尋毁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與古文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言之邪或亦嘗有所本也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則庶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

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合而其所紀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矣然古事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書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說

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歟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

則鼓辭不為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旣不為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於泛漫臆度也故予謂椒舉之言旣能明記岐蒐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若較之唐語絶無的據而專用檣體定為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狩與後世不同名為從田其實閲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

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會之諸侯已遂識之於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今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

祭天金人考

程大昌

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佛像是

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範金捏土采繪而其象通作黄色則皆本鑄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内故繫之休屠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是也雲陽縣者甘泉宫地也休屠已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已遂并與金象而尊之既已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祠而名之以為路徑神馬日磾者休屠王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象也已而日磾之

母死帝畫其象于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夫惟實
其象祠其父姓其子繪其母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
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馬班固漢人也具著其實首尾
如此之詳至曹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
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於休屠右地
而又為去病所獲也自此說旣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
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考之未敢遂以為然也杜
佑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

已前月氏之地未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像以寘而不為月氏所劫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為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史有考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祈連間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祈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沙州天山之間有城焉名為昭武昭武者即佛之號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月氏既為匈奴所破則遂散竄乎葱嶺之西為十餘

國凡冠昭武為姓者皆塞種也塞即釋聲之訛者也此地與崇釋敎而月氏國焉故金象遂在其地而為去病所得用何說以為主執而云自秦地徙之月氏也後明帝夢人飛行殿庭項有日月光已而舉以問人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飾為之說曰佛之靈能於其敎未行中國見夢於帝而感悟之此誤也金象既已入漢而渾邪休屠數萬之衆又已徙入塞內亦有入在長安者凡此數萬之人皆

月氏故種其間奉佛者必多而又以金象為之宗主則中國人為其所咻者又多故其語可以轉而上聞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聞生想而形之於夢此亦樂廣之謂因者也金象未得以前無人嘗作此夢則又樂廣謂未嘗有人夢乘車入鼠穴者是也茍云其教未傳而其神自見則傅毅中國人也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其神嘗名為佛邪

前世載罘罳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為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為矣此其一也顔師古正本鄭説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宫東闕罘罳災顔釋曰罘罳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一曰屏也罘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罘為復釋罳為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復思至

王莽斸去漢陵之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此其三也崔
豹古今注依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為二闕自
闕罘罳自罘罳其言曰漢西京罘罳合板為之亦築土
為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為闕以合板者為屏也至其
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僊靈奇禽異獸
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為網户其演義之言
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
之貌蓋宮殿窻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

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浮罳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為疏屏施諸宮禁之門則為某門罘罳而其在屏則為某屏罘罳覆諸宮寢闕閣之上則為某闕之罘罳非其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立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而罘罳之所以為罘罳則未始或異也

鄭康成所引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疏屏者葢本其所見漢制為之言而予於先秦有考也宋玉之語曰高堂邃宇檻層軒曾臺累榭臨高山網户朱綴刻方連此之謂網户者時雖未以罘罳名之而實罘罳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户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横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誤也網户朱綴刻方連者以木為户其上刻為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其狀也若眞謂此户以網不以木則其下文何以云刻也以網户綴刻

之語而想像其制則罘罳形狀如在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為罘罳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絶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為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為交瑣以青塗之見王后傳注故以為名稱謂既熟後人不綴門闥單言青瑣世亦知其為禁中之門此正遺屏闕不言而獨取罘罳為稱義例同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指屏闕之上何者之為罘罳故崔豹不能曉解而析以為二顏師古亦不敢堅決兩著而兼存之所以

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爲之則是可以刻綴而應罘罳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踈罘罳之象乎况文帝時東闕罘罳嘗災矣若果畫諸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於是乃知顔師古謂爲連屏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顔謂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既有閣則户牖之有罘罳其制又已明矣杜甫曰毁廟天飛雨焚宫夜徹明罘罳朝共落㮰桷夜同傾正與漢闕

之災罘罳者相應也蘇鶚引子虛賦罘網彌山因證罘罳當為網且引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引温庭筠補陳武帝書曰罘罳晝捲閶闔夜開遂斷謂古來罘罳皆為網此誤以唐制一偏而臆度古事者也杜寳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真寘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也非古來屛闕刻鏤之制也唐雖借古罘罳語以名網戶然罘罳二字因其借喻而形狀益以著明

也朱子曰程泰之演繁露議論多可取如辨罘罳之類是

周禮考　王炎

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拾於煨燼之餘藏於巖穴之閒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為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書備焉武帝之志欲馳騖

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為樸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為戰國之隂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為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於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於朝而之東都及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啟然後成王逆公

以歸既歸之後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則歸政於成王矣當歸政之時成王蒞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况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即政廵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時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為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相受

以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為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為一官聖人察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禮者至今不能無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為九也三等之國不可斥之以為五也井田之制積同為成積丘為縣都鄙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之全書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禮誠不能無

夫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於經見其可疑舉而歸罪於漢儒豈得為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為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内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為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非近大河東西長而南

北狄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内地不以河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渥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為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内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為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為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為邑為丘為甸四

甸為縣四縣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為井田異制又為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為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汩經之丈而遂與先王井地之制不應内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若夫三等之國分為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為萬國然強則肆弱則屈敵則爭於是迭相兼併至周之初宇

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於是欲分而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郟鄏謂之建國以為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

等之國分為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為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徙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為宜祀黄

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搢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抒上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龍衮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官寺宮

妾悉為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為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為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邪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汩之一則以臆說汩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

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釋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可言集考　方回

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字會之之所著也魯齋祖師愈嘗登龜山之門後與朱張呂三先生交仕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爲乾淳名卿文公銘墓父瀚師呂亦逮事朱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魯齋

年十五喪父初自號長嘯紹定己丑年三十三矣始棄科舉之學見撝堂劉公炎端平甲午以長嘯為非持敬之道改號魯齋乙未見船山楊公與立始聞北山何公基之名而見焉基勉齋黄公高弟遂北面師之平生著述精確峻潔鑽研文公諸書良苦足為勉齋嫡孫無忝也咸淳甲戌九月九日卒年七十八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七卷一二三卷取文公文集語録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四

五六七卷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横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峯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吕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黄谷城黄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嵲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静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為一説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

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
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
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
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
之矣予嘗詳録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
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
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録無乃疑文公之說謂今
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豈

獨全竊意删去之詩容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一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據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為歌詠以刺譏醜譬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為之乎旁觀者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

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葢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葢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為戒也文公以為淫奔者自為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太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録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

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删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為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爾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賔客邪此二說者内翰尚書王公應麟與子屢次商略之矣作詩

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為樂或不用為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末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苕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中星考　　陳櫟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候之必於正南午位則同而其象以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略而後漸

詳一也堯典以中氣月令以昏旦而不專以中氣二也歲差三也昏刻之難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圓如彈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遶也如轉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隱半見隨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天為不及一度積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與天會故占天者於節氣初昏之時候其星中於正午之位以審作歴之差否古

令一律特詳略不同爾不必拘於南面聽治視時授事之説令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以為準亦其遺法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為便爾是故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歷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此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星與地位合春而夏

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倣此而推他皆可見堯典中星惟虛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匀停降而求之月令又降而求之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歷分至中星不皆相對聞之先覺曰堯即位於甲辰其二十一年為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曠數千載而一遇者也月令視堯典則漸詳矣其果

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濶而别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

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略然賔出日餞
納日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必冠之以
日中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
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
中鄭氏曰吕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令章
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
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歷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
宋元嘉歷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吕令時仲冬已昏壁

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歷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爾長樂陳

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說言之則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為盡舉月本也兼之歲差之說尤所當知而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於零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冲之隋張胄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

一度何承天倍之為百年皇極歷酌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參之大衍歴及近世景祐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叙會天歴者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輙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又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旣入二刻

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異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異難矣哉且是說也一行常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月蝕衡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衡雖近於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莫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愚讀唐書至此未嘗不

喟然嘆曰嗟乎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定矣而又病於水也壺也積塵也以至於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歴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歴家有歴書有渾儀且世掌天官從事專且久而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謹據諸解諸史而以方寸之天想像圓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異信難矣哉革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歴明時歴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歴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歴必

一改惟不免於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歷可膠固守之則何取於治歷何足以明時哉由是言之則呂令上距堯時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不同而不能不異不特難辨亦不必辨也抑又有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

亦涉六宿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曰俯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

周正考　　趙汸

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

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愼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

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春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逺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

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

偽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于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曁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傅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

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歷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

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天
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天
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
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
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為邦之
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
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
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

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譏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而述

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為百王大法遂以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昜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厯改冬為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葢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厯實劉歆之誤按律厯志言劉向所總有黄帝顓

項夏殷周歴及魯歴為六歴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
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自煬公至緡公冬至殷歴每後
一日則由歴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
號魯歴非魯人所自為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歴皆無
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嘗用者哉
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歴而杜氏因之謬矣
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
正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歳首隱公不當以

寅月即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辨而惑者猶以為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為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謡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况偽孔注二十五篇决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

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為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

乃後人用夏正追録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輙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葢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

王周正月為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　汪克寛

克寛謹按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鈔録書肆傳刋乆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為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

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鈔録傳刋之失也况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弑介公闌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寛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僭躐謹摭刋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録如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嵗年例曰正統於横行之下朱書國號謚號君名年號

建國僭國朱注國名謚號姓名年號列國朱注國名篡賊及不成君亦朱注國名克寛按朱書朱注刊本當用白字今坊本綱目行上甲子字仍用白字則行下大書分注元用朱字者亦當易以白字。又篇首威烈王名凡例於正統君名下注曰如云午今刊本細注亦當比帝奕例大書

名號例曰秦漢稱帝注曰其曰上者當時臣子之辭今不用唯注中或因舊文今刊本唐中宗書上觀燈于市里玄宗書上躬耕興慶宮側上芟麥苑中上復幸左藏肅宗書上朝太上皇於西內代宗書上如陝州上還長安上幸章敬寺德宗書上生日不受獻穆宗書上畋驪山文宗書上有疾武宗書上受法籙懿宗書上歷拜十六陵僖宗書上奔鳳翔昭宗書上更名上祀圜丘上如石門鎮皆不書帝

即位例曰凡

僭國始稱帝者曰某號姓名稱皇帝注云魏王曹丕宋王劉裕梁王朱晃之類今刊本惟曹丕書姓宋王裕梁王晃皆不書姓凡始稱王者繼世曰嗣今刊本書魏王曹操卒太子丕立不曰嗣復號曰某國復稱王注曰如西秦之類今刊本晉武帝太元十年書乞伏國仁稱單于注云是為西秦十三年書西秦王乞伏國仁卒而不書西秦復稱王疑脱簡也改元例曰關義理待失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於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録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敎所害

尤大故今正之今刊本癸卯章武三年書後主建興元年而不數章武之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注睿宗景雲元年至次年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則建興元年疑誤

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其為皇太子注曰漢文帝立景帝為太子但云子啟中年以後封王諸子始有稱皇子者後遂稱之今按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只從文帝初例今刊本漢順帝建康元年書立皇子炳為太子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書立皇子明為曹王玄宗開元二年書立皇子嗣真為鄫王代宗大歷十四年書立皇子五人為王皇弟二人為王誤加皇字

非正統因事特書者去皇號今刊本宋武帝永初

元年立子義符為皇太子亦誤加皇字穆宗長慶二年立景王湛為太子又誤去皇字崩薨例曰秦漢以後王侯死皆曰卒注曰薨乃臣子之辭不當施之國史也今刊本唐武宗會昌二年書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僖宗乾符元年書同平章事劉瞻薨皆誤作薨謚非生者之稱而通鑑以謚加於薨卒之上亦非是今亦正之然非賢者則虛美之稱亦無所取故不復注今刊本梁文惠公狄仁傑梁文獻公姚崇許文憲公蘇頲廣平文貞公宋璟武穆王李光弼文簡公揚綰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西平忠武王李晟北平莊武王馬燧南康忠武王韋皋鄒宣公杜黃裳晉文忠公裴度皆書謚無統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注曰上無天子

故得因其臣子之辭今刊本宋魏之間書秦王乞伏熾磐卒武都王楊玄卒涼王蒙遜卒五季之間書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楚文昭王希範卒吳越忠獻王弘佐卒皆不書薨

凡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今刊本唐高祖武德二年鄭公薨不書卒

篡賊例曰君出走而弒之曰某君出走某弒之注淳卤之類又僭國無統則曰某國某人弒某君某今刊本書齊君地出走其相淳卤殺之又書周郭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佑而尹起莘發明皆曲為之說愚按秦二世隋煬亦皆驕暴無道而仍書弒又如外域臣下殺其君長且以弒書此必傳誤

凡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注曰霍顯又加使醫字今刊本但書曰大將軍光妻顯弒皇

后許氏而不書使醫進毒恐漏簒國隨事與文注曰封其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奉今刋本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書梁王全忠稱皇帝奉唐帝為濟陰王不書廢巡行例曰凡正統巡行郡國曰帝如其官府第宅曰幸學校曰臨曰視今刋本唐高祖武德七年書帝詣國子學太宗貞觀十四年書詣國子監高宗調露元年永淳元年玄宗開元十年皆書幸東都僖宗中和元年書幸成都皆與凡例不同封拜例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今刋本唐玄宗開元元年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分注宦官之盛自此始而不書宦者字凡殊禮皆書注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王莽是自為之以自為書今刋本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升宰衡諸侯王上

加安漢公莽九錫並不書自恩按纂賊例注曰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依范史直以自為自立書之今董卓曹操司馬昭等遷官殊禮皆稱自惟王莽不書自蓋漏誤爾　征伐例曰僭名號曰稱注曰周列國稱王今刋本周顯王三十五年書齊魏相王四十四年書秦初稱王四十六年書韓燕稱王注曰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令國人謂已曰君而赧王十七年下注趙惠文王元年則趙亦稱王矣然不書趙稱王疑漏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二